

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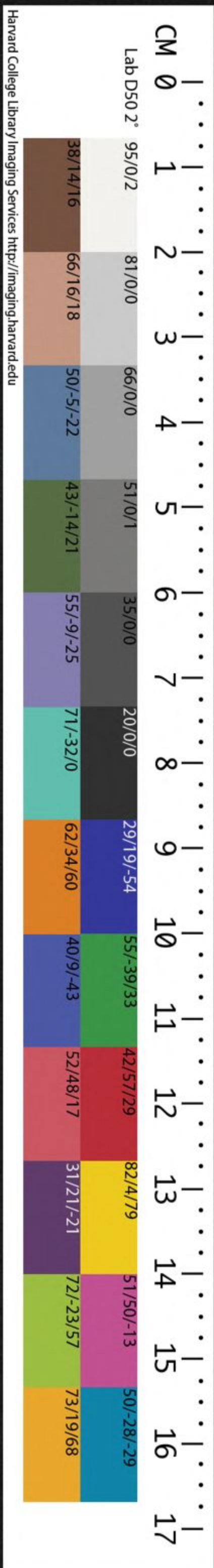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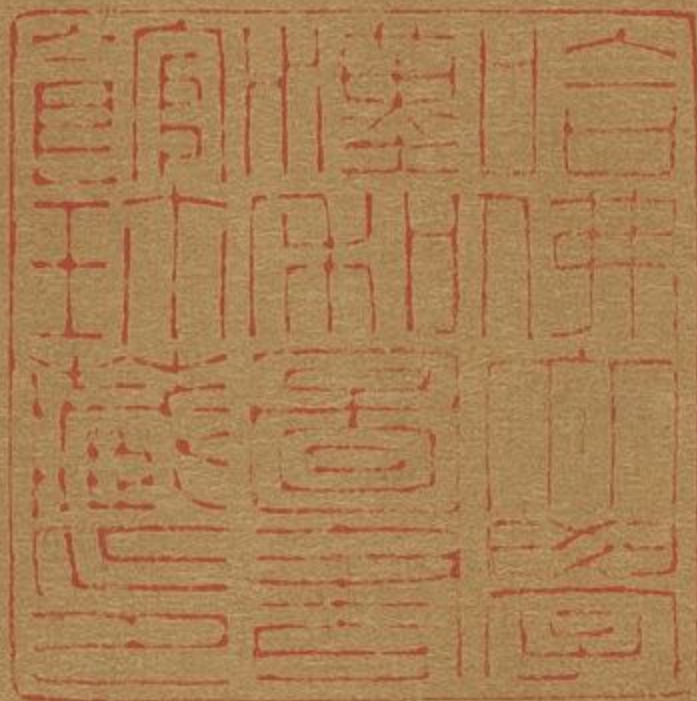
卷六十六之七十



26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隋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一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特進

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竒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爲丞相甚見親待訪以術失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

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
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爲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
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
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
諤見禮教凋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
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
改方稱爲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
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
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經
強傅鈿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佗人之室凡在見者猶

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
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
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
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旣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
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
家體尚輕薄遞相師効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
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
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
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
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

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

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

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晉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

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已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無慙耻之色強干橫請唯以乾沒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誼訴堦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蹇之譽而潜有匡正多矣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汗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

舊者所在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為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便還詣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鄒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歲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遷鎮南府諮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既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于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之策宏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侔齊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剋但先皇往日出師雒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

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遙縣伯邑六百戶加
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
州爲謙將達奚恭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
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除利州
刺史進爵爲公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
其父崇不從尉迴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爲
金氏訪及群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
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
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
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勅宏修皇室譜一

部分爲帝緒踈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
于壽陽歷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邃梁侍中左衛將軍
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達於
時政爲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叅軍事轉
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荊州也召爲宣惠府記室
尋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建
寧侯王琳進討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荊州及平侯景
先鋒入建鄴以軍功連最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

郎復帥師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破口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荊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爲周人所獲蕭啓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爾亦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鬻領矣政詭曰唯命啓鑠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旣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啓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會江陵

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貞外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噐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叅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凡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寃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志宣帝時以忤旨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轉率更令加位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

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卽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

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憊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爲證蒨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旣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曰公所爲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踈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

奉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獄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小民蘇息稱為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爭訟卒官年八十九著承聖降錄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莊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

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詧辟為參軍轉法曹及詧稱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卿及高祖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高祖懼巋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慙懼梁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潛請興師與尉迴等為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巋疑為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高祖結託之意遂言於

歸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鬪之群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晉氏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以爲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迴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歸深以爲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迴及謙相次就戮歸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阼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爲晉王廣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琮嗣位遷大府卿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柳莊高頴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常謂莊爲輕已帝與茂有舊曲被引召數陳莊短經歷數載譖愬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

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密奏莊不親監臨帝遂怒十一年徐璿等反於江南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璿平卽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年六十二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徙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叅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

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旣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長史入爲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叅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爲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叅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比年以來國家多故

秦孝王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帝卽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旣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郎茂

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稱爲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府行叅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祕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爲立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

戶曹屬高祖爲亳州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糾法將何以致治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高祖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寃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有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

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谷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

卽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
叅掌選事茂工法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
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
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耻宇文愷位
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
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
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
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撰
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于時
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旣先朝舊臣明習世

事然善自謀身無謬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
歎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
爲晉陽宮留守其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
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
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
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
不以爲憂在途作登隴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
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
知年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
工吏事弱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叅軍事歷徐州司
馬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
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
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
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
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
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
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由是知名尋遷雍州司馬以明
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

事左轉蓋屋令甚有治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又爲
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爲吏部者多
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
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爲吏
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
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
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
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時年七十
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
知人之鑒開元中昌黎豆盧寔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

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
定皇甫暉道俱爲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
房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民爲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
焜爲民曹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甚有惠政
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刺
史虔威性聰敏涉獵群書其世父暉之謂人曰虔威吾
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爲太尉中兵參軍
後累遷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爲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

爲相府典籤開皇初晉王廣出鎮并州盛選僚佐以虔
威爲刑獄參軍累遷爲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甚
見禮重晉邸稱爲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貞外散騎侍
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卽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
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
江都贊治稱爲幹理虔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
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
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
立者爲誰虔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
虔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對

隋書卷之六十一 列傳 十一
曰臣非不識楊紱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也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敝虔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虔威弟虔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爲秦州總管選爲法曹叅軍王嘗親案囚徒虔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榮毗

榮毗字子謀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群言仕周釋褐漢王記室轉內史下士

開皇中累遷殿內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資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遁歸關中長史勃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要害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爲難不細城

中雖復恟恟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
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為
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
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
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
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
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
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
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
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

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
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
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
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
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
後歷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慧等作
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
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

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為沂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當辰物色芻蕘匹夫奔踈或陳狂瞽伏願暫輟旒纒覽臣所謁昔軒轅馭曆既緩夙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論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為東曉道受降使者卒於師時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冲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蒞仕燕太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焉世為燕姓高祖法壽魏青冀二州刺史壯武侯曾祖伯祖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翼宋安太守並世襲爵壯武侯父熊釋褐州主簿行清

河廣川二郡守彦謙早孤不識父為母兄之所鞠養長兄彦雅雖有清鑒以彦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弗先嘗遇暮服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隸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踈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彦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

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彦謙為齊州治中彦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帝遣柱國辛遵為齊州刺史為賊帥輔帶劔所執彦謙以書諭之帶劔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優遊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高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虞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彦謙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

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叅差不類况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諂巧官讎居上等直爲真僞混淆是非瞽亂宰貴旣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負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腕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

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頰爲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頰顧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頰言於上上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爲天下第一超授都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都州又州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兼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

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
日屑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
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謙
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以善論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
善刑者所以懲惡故踈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
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
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
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于天寅畏照臨亦
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
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

逆須有甄明若揚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
聚衆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
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內外無虞嗣后纂
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
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孥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
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爲
寃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
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罍之刑漢文稱善羊
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
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

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
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之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
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
之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急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
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
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
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
於民上騁嗜奔慾不可具載請畧陳之曩者齊陳二國
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
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羨是
以民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
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
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
陳之疆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徇軀忘國憂家
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持於已非宜卽加擯
壓倘遇諂佞之輩行多穢匿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
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齊力豈繫文華唯須正
身負載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
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
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

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為心惻隱為務河朔疆
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
然而寢卧積薪宴安鳩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乎
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
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
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祉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
盛德日新當辟之符遐邇僉屬績歷甫爾寬仁已布率
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
誑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
不之察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足下宿當重

寄早預心膺粵自藩邸在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
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審諤立當世
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
脅從之徒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
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
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
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
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
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別
駕劉炆陵上侮下諛以為直刺史憚之皆為之拜唯彥

謙執志不撓亢禮長揖有識嘉之炆亦不敢爲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爲執政者之所嫉出爲涇陽令未幾終于官時年六十九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爲講說督勉之亶亶不倦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卹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噐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

皆寶翫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脩縣李綱河東柳或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剋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大唐馭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

史臣曰大厦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

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格梳棟梁莫可棄也李諤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

隋書卷六十六終

隋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二

特進 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幼沉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竒之顧謂朝

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釋褐建安王法曹參軍事歷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坐奏之曰夫翫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畧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順紀合符之后望雲就日之君且修戰於版泉亦治兵於丹浦是知文德武功蓋因時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以樹鴻名垂大訓拱揖百靈包舉六合其唯聖人乎鶉火之歲皇上御宇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有乂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猶載懷於履薄可久可大尚慄乎於御朽至如昆吾遠賈肅脊竒踪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冑雍弧之用犀渠闕鞏之殷鑄名劔於尚方積瑀戈於武庫熊羆百萬貔豹千群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於農隙有事春蒐舍爵策勲觀使臣之以禮沮勸賞罰迺示民以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幸相如於是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爲賦雖則體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惟則天以稽古統資始於群分膺錄圖而出震樹司牧以爲君旣濟寬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勞乎殷履

南伐盛於唐勛彼周干與夏戚粵可得而前聞我大陳
之創業乃撥亂而爲武戡定艱難平壹區宇從喋喋之
樂推爰蒼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德諒重規而襲矩惟
皇帝之休烈體徇齊之睿哲敷九疇而咸叙奄四海而
有截旣搜揚於帝難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請吏俊又在
官御璇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昧且丕顯未明
思治道藏往而知來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盡
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樂和刑清政肅西泉析支東漸
蟠木罄圖謀而効祉漏川泉而禔福在靈貺而必臻亦
何思而不服雖致治之隆平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於

六郡詔蹶張於五營兼折衝而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
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命司馬以示法帥掌
固而清甸導甸始以前驅伏鉤陳而後殿抗鳥旌於析
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革軒按轡玉虬齊鞅屯左矩以
啓行擊右鍾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劔騎而來往指
攝提於斗極洞閭闔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款黃山而
北上隱圓闕之迢迢屆方澤之塏爽于斯時也青春晚
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瀾於江海靜氛
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紫房蘊龍
韜之妙竿誓武旅於戎場銳金顏於庸蜀躡鐵騎於漁

陽穀神弩而持滿矍矢弧而並張曳紅旗之正正振夔
鼓之鏗鏘八陳肅而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縈
帶聳樓車於武岡或掉鞅而直指乍交綏而弗傷裁應
變而躡擊俄蹈厲以鷹揚中小枝於戟刃徹蹲札於甲
裳聊七縱於孟獲乃兩禽於下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
離以鴈行振川谷而橫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窈冥
之不測羗進退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挾輶衡冠
聳劔鐵楯銅頭熊渠殪兕武勇操牛雖任鄙與賁育故
無得而爲仇九攻旣決三畧已周鳴錫振響風卷電收
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

獻式序八音未闕舞干戚而有豫聽鼓鞀而載悅俾挾
纊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席卷而橫行見王師之有
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斬長鯨望雲亭而載蹕
禮升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而難名者也陳
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貧
無產業每傭書養親快快不平嘗爲五言詩以見意情
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煬
帝卽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
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
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毋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

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爲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勅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爲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圖

解勲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荅云卿是書生定猶惟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關外此最非宜帝

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歔嗚咽帝爲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滯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嘗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殺逆也世基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以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謂伋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築競請先死行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裴蘊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書與吳明徹同没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閣將軍興寧令蘊以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爲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頰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頰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頰乃不敢復言卽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爲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

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儻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已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民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踈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二千新

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治發擿纖毫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叅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准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

知天下人不欲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頰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調及我卽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荅曰

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爲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脇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其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蘊又欲重已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爲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後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爲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腳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悞人事遂見害子惜爲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祖他魏郡官尚書父訥之齊太子舍人矩繼祿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齊北平王貞爲司州牧辟爲兵曹從事轉高平王文學及齊亡不得調高祖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高祖作相遣使者馳召之叅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旣破丹楊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

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爲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愿長嶺又擊破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其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報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顧謂高熲揚素曰芾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敝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資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尋遷內史

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郎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數爲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據齊禮參定之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煬帝卽位以矩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

知帝方勤遠畧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頗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參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

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旣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胡人或有疑卽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卽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

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民數十卽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十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鎊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唱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漚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

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羗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

委之轉民部侍郎未視事遷黃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岳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誼譟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懽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之畧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冬帝至東都矩

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柵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爲神仙帝稱其至誠顧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畧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

矩又白狀今反間射匱潛攻處羅語在突厥傳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噐從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爲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列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

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之役進位右光祿大夫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職穢之饗以是爲世所稱還至涿郡帝以楊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頗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師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

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羣胡盡皆築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蓄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卽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旣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

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令矩與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醢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令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畧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鑿輿早還方可平定矩復起視事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至廝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

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荅曰方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卽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之亂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請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旣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內隨化及至河北

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書尋轉尚書右僕射專掌選事建德起自群盜未有節文矩爲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度河討孟海公矩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建德敗於武牢羣帥未知所屬曹旦長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墜舉山東之地歸于大唐授左庶子轉詹事民部尚書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覈旅特蒙任遇叅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鬻官賣獄黷貨無厭顛隕厥身亦其所也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一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水望風岢與時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未師出王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隋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三

特進 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宇文愷

宇文愷字安樂杞國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戶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為名父公子初為千牛累遷御正

中大夫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中大夫及踐
阼誅宇文氏愷初亦在殺中以其與周本別兄忻有功
於國使人馳赦之僅而得免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
庶子廟成別封甌山縣公邑千戶及遷都上以愷有巧
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頴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
愷後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
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
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復之旣而上建仁壽宮
訪可任者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於是檢校
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

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上善之復爵安平
郡公邑千戶煬帝卽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
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
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
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
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
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
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自永嘉之
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
博考群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爲布政

之宮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
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纘黃
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展宁盡妙思於規摹凝睟冕
旒致子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
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
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城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
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
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璧之敬肅
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
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
敷土濬川爲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
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
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總集衆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
象以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爲千里臣之此圖用
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莫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
殊途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相爲隆棟各以臆說事
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
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雨以
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
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

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畧初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

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

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
 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
 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
 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
 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
 辟雝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
 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
 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
 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

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
 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
 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
 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
 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
 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相徑二百一十六尺
 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
 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
 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
 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

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大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畧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

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牕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籍茅以什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溜覆謂屋平覆重椽也

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鷄尾其圓牆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頡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旣闕重樓又無辟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

北臺城南造圓牆在辟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擊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義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春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簋籩一依廟禮梁武卽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

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斃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
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
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
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託
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謚劉昌宗等
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
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
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帝
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金紫
光祿大夫其年卒官時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謚曰康撰

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
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溫起部承務郎

閻毗

閻毗榆林盛樂人也祖進魏本郡太守父慶周上柱國
寧州總管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邑千戶及長儀貌矜
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
尤善畫爲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
宣帝卽位拜儀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受禪以技藝
侍東宮數以瑰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
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頴大閱於

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頰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爲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後二歲放免爲民煬帝嗣位盛脩軍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語在輿服志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對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

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

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暮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所乘馬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尋拜朝請大夫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柏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至高陽暴卒時年五十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何稠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安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安入長安仕周御節下士及高祖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繡錦袍組織殊麗上令稠爲之稠錦旣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貞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

長史王文同鑠崇以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爲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州開府梁暉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傳首軍門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倔強山洞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

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爲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爲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卽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勲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旣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其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謂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

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畧猶多卿可討閱
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
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
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
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
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叅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
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
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
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
而朱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

舊制五輅於輅上起箱天子與叅乘同在箱內稠曰君
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盤輿別構櫺楯侍臣立於其
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
增損極多事見威儀志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鈎陳八
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三歲兼領少府監遼東
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
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不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
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
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廻八
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圍置闕

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明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十二年加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爲工部尚書化及敗陷于竇建德建德復以爲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大唐授將作小匠卒開皇時有劉龍者河間人也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甚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頴參掌制度代號爲能大業時有黃亘者不知何許人也及其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于時改創多務

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善莫能有所損益亘官至朝散大夫袞官至散騎侍郎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瞻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二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六十八終

隋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四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王劭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
劭少沈嘿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
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
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

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
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
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爲內
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
起爲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
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
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
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
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
然也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荻火

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
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
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主食厨不可
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
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命曰昔
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
鏡徹齊氏以爲已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
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
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
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

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愨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鬪白者

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鬪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鬪於亳州周村者益象至尊以龍鬪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鬪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益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人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盛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鬪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

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爲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熒陽龍鬪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揚姓納音爲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當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爲除凡鬪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

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于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于盾也泰人之表戴于臣伏見至尊有戴于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毫毫者陳留也謹案此言益明至尊者爲陳留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

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爲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

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劾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卽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

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鄣皆是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之者明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隋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

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氏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生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者貧之當爲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卽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

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騮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騮騮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曆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協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

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亦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隋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爲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治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

三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
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
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投輔提者言授授政事於輔佐使
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
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
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
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
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
也嬉興也言群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紀述也
所以於皇叅持帝通紀二篇陳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

德盡在隋也上大悅以劭爲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
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爲字復
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
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驥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
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
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
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嶽却非蚪犀之象二
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
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
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

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宮諸字本無行伍然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益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益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揚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益明長久吉慶也劭復廻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識緯依約符命摺撫佛經撰爲開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哥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

賜優洽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卽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益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

內夜有鍾聲三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而
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劭曰嗟乎吾有五
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
子黃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
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
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得上因謂彭曰
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
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入扶持實爲長壽之
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
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

益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
遺直石碣殺石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
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寬大未有以謝
天下謹案賊諒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
異德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
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旣自絕請改其氏劭
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遷祕書少監數載卒官劭在著
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
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辭義
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堙

沒無聞初撰齊誌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摭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旣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邵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楊祖昂父

君正俱爲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絺兮妻其以風充應聲荅曰唯絺與絺服之無斃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爲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

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別對曰太

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竿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卽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

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卽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卽位其年卽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繇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命三五未若巳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陳率百官拜表奉賀其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繕

治宮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復假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臣聞皇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天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

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

明月營破其橦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穢沉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令親待逾昵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殺逾之際并誅充時年七十五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

隋書卷六十九
摛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
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
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袁
充少在江左初以警晤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
並要求時幸于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充變動
星占謬增畧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
乎且劭爲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
道頹其家聲良可歎息

隋書卷六十九終

隋書卷七十

列傳第三十五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楊玄感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
多謂之癡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
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
則齊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

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
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賊汙者纖介必知
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
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
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
門自以累世尊顯有盛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
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
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
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謂玄感曰士心
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

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
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
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司
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羣臣曰將門必
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
頗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
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贛治趙
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軍衆飢餒每爲逗遛不時進發
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
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並從幸遼

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於是取颿布爲牟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雒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脩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

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灑洛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官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德頻年肆青盜

賊於是滋多所在脩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

潛泫言無所具遂進逼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渡灇澗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鳴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益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

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益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抗衛玄東拒屈突通子益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

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閩鄉上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莊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葭蘆戍玄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

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斃而焚之
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
琬王所殺玄蹤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
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弟明行官至朝請
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
可之初玄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
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于襄
城遇玄感敗兵漸潰散爲吏所執傳首東都

李子雄

李子雄渤海蓆人也祖伯賁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

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
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
作相從帝孝寬破尉迴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
公高祖受禪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
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
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
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大將軍
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
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
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

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後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感每請計於子雄語在玄感傳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元淑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衛迨同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令子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疎宕不事生產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奇之

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咲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太

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卽日拜元淑爲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亂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授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則爲財娉實無他故魏氏復言初不受金帝

隋書卷七十
列傳 八
親臨問卒無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
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斛斯政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
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爲親衛後以軍功
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爲尚書兵曹郎政有風
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玄感兄
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
復以罪廢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
國多務政處斷辯速稱爲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

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
縱黨與內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
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
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
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
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
射鬻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烹煮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劉元進

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
垂過膝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

常陰有異志遂聚衆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
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
猶死亡大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敝是行也吾屬其
無遺類矣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旣而楊玄感起
於黎陽元進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
莫不響至旬月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
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吳
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
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
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

勝負元進保曲阿與朱燮管崇合軍衆至十萬緒進軍
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
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
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
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
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
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旣渡江元進將兵拒戰
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人各持茅
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
衆懼燒而退世充簡銳卒掩擊大破之殺傷大半自是

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挑戰俱爲世充所殺其衆悉降世克坑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爲盜其後董道冲沈法典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

李密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幹畧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密多籌筭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爲已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及散家產賙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恡與楊玄感爲刎頸之交後更折節

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勌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齎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禽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

文昇不足爲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齎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玄感旣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帝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旣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

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矣請斬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來九錫荀彧止而見踈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迺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廣也玄感咲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

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
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衆玄感
遂以密謀號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
諫之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
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
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
兵遂及玄感敗密間行人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
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是
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
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菹醢今道中猶可爲計

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
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
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
弛密請通市酒食每讌飲喧嘩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
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
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
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
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
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上空軫鬱陶心眺
聽良多感慷慨獨霑禱霽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

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
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
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縣捕之密乃亡
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
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
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
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
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
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敝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
若直趨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讓

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
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陀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陀所敗
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
既驕且狠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破之讓
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
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陀衆潰與讓合擊
大破之遂斬須陀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
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揚吳越蝟毛競起海內飢荒明
公以英桀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羣
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

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縲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密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爲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

從之設壇場卽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讓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賁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頰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

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旣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峻函掃蕩京洛傳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爲上策但昏主尚在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旣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旣未可西出請間行觀隙密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

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卧於營內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迴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

大冢宰總統衆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退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回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讓入坐有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殞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僅而得

免單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邴元直單雄信等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夜襲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分爲三隊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諸將率皆没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衆隨之者

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復來
攻上春門留守常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
勸密卽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
而退俄而宇文化及殺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
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
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
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遣使報謝焉化及與密
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
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
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

父兄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累世至妻公主光榮隆
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須國士報之豈容主上
失德不能死諫反因衆叛躬行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
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汗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
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逾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
擁逼良善將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
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
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爲帝王
斯乃趙高聖公之流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
以逼黎陽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

應焚其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敝其衆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

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充旣得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遣邴元真守興洛倉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溫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荅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揚慶聞而告密密固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今數百騎

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率衆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
孫長樂程璣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重瘡密甚惡之世
充夜潛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
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頰爲其部
下所翻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潛
引世充矣密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衆謀待世充之
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
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元
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密曰
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

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
牢度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
請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
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
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
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
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大唐封邢
國公拜光祿卿

裴仁基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

仁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爲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嗣位諒舉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怒囚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護軍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匹擊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及滎陽通守張須陁爲密所殺仁基悉收其衆每與密戰多所斬獲時隋大亂有功者不錄

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敝所得軍資卽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每抑止之衆咸怨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所奏劾仁基懼遂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

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
鬪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觀其敝彼求鬪不得欲走無路
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
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
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
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
大將軍行儼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爲萬人敵世充
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
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
等謀反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以劫世充行儼以

兵應於階下指麾事定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
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之俱爲世充所殺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
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
隋運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
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于時匈奴驕倨勾
吳不朝旣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
日不暇給子女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羣
策畢舉服猾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
海以爲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

踐丕基阻伊洛而固嶠函躋兩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
在已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
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耻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
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槌西出玉門東
踰碣石溼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
之心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琉球親總八狄之師
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遺又躬爲長君
功高曩列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羣下足以轡轢軒
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
遂乃外踈猛士內忌忠良耻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

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慊受顯誅竭
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鳩毒之
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
維谷彼山東之羣盜多出廝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
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
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識旌旗什伍
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戰衆怒難犯故攻
無完城野無橫陣星離棊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
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
沒莫之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絕兩京謀竄身於江湖

襲永嘉之舊迹既而禍生轂下釁起舟中思早告而莫
追唯請死而獲可身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
勦絕宗廟爲墟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
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筭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
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
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勾麗不侔於陳國
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
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
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
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

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席已安
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羣臣如寇
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阨危弗圖圍解
鴈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羣盜並興百殃俱
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
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
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
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羣
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
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得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

隋書卷七十四
列傳 三十四
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
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
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
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
屈興王而義協人謀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
顛覆其度長挈大抑陳項之季孟歟

隋書卷七十終

